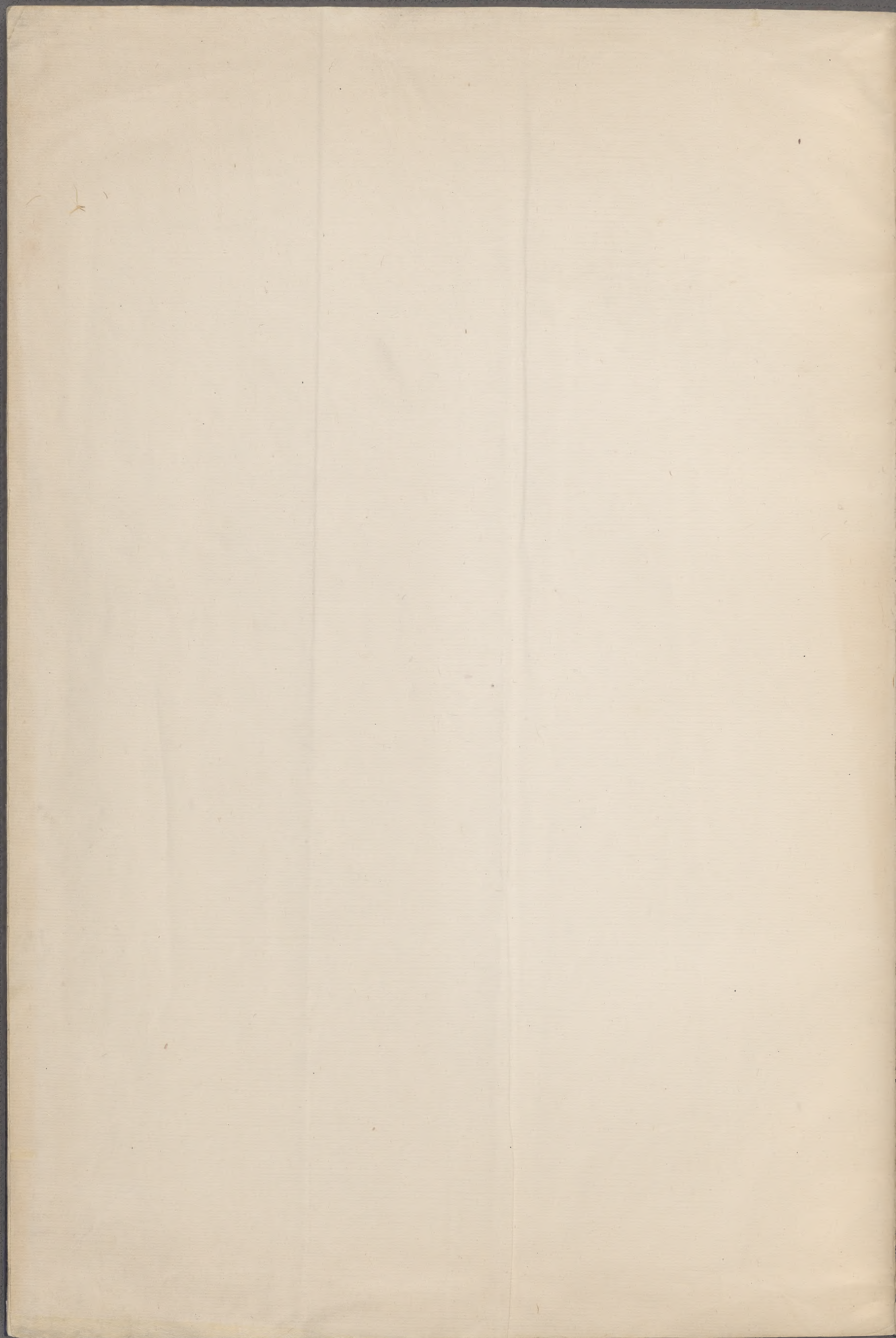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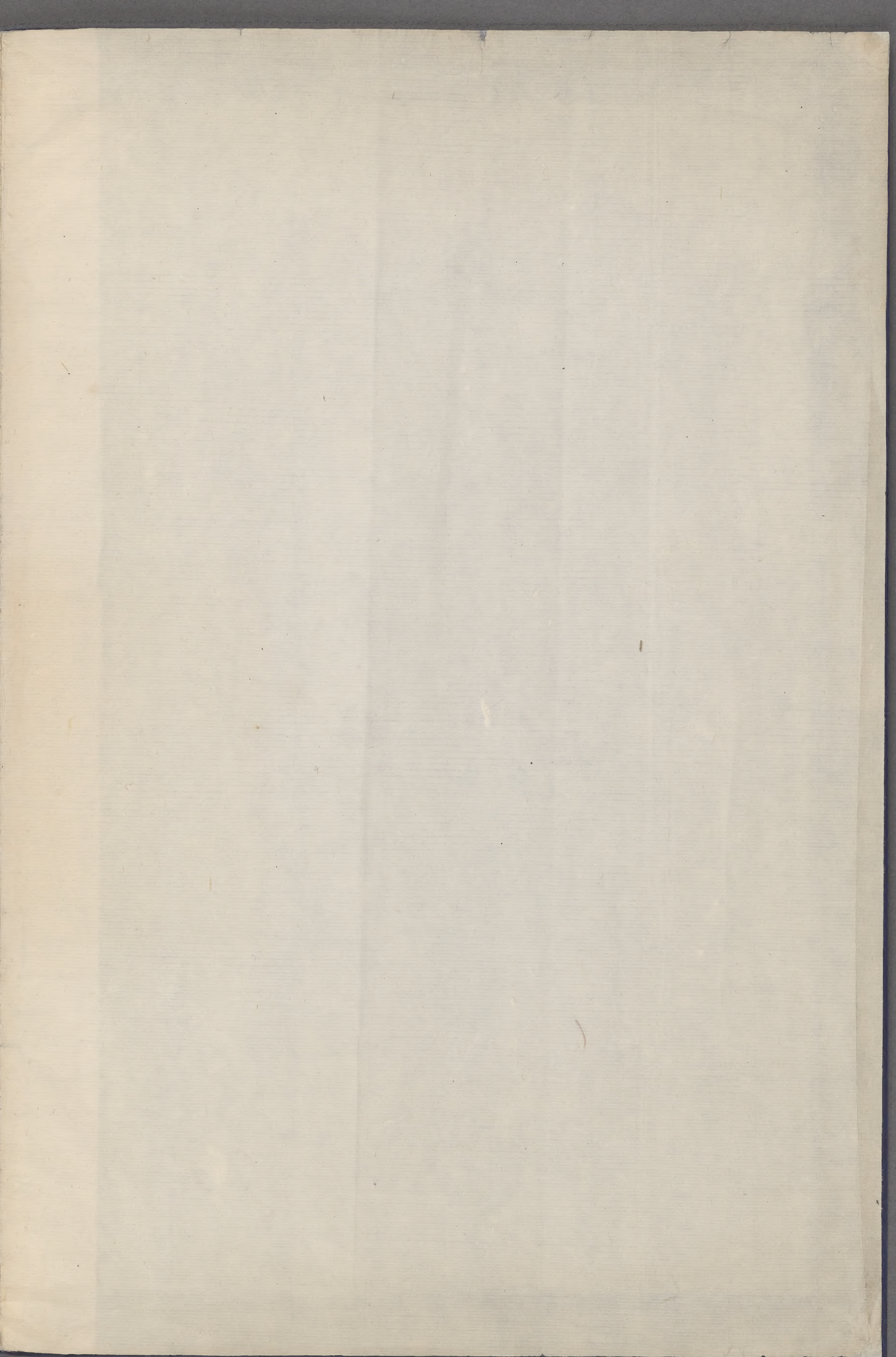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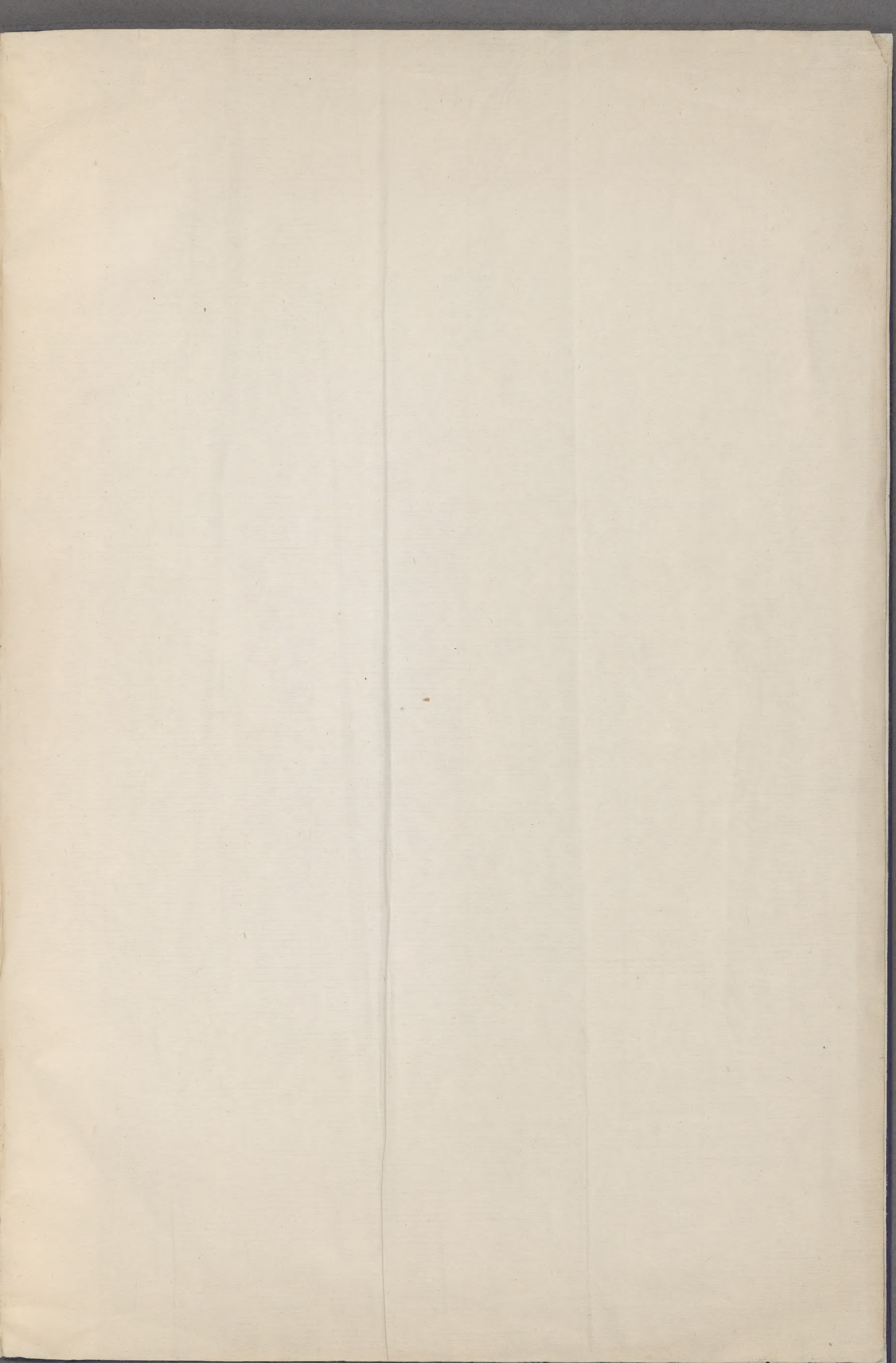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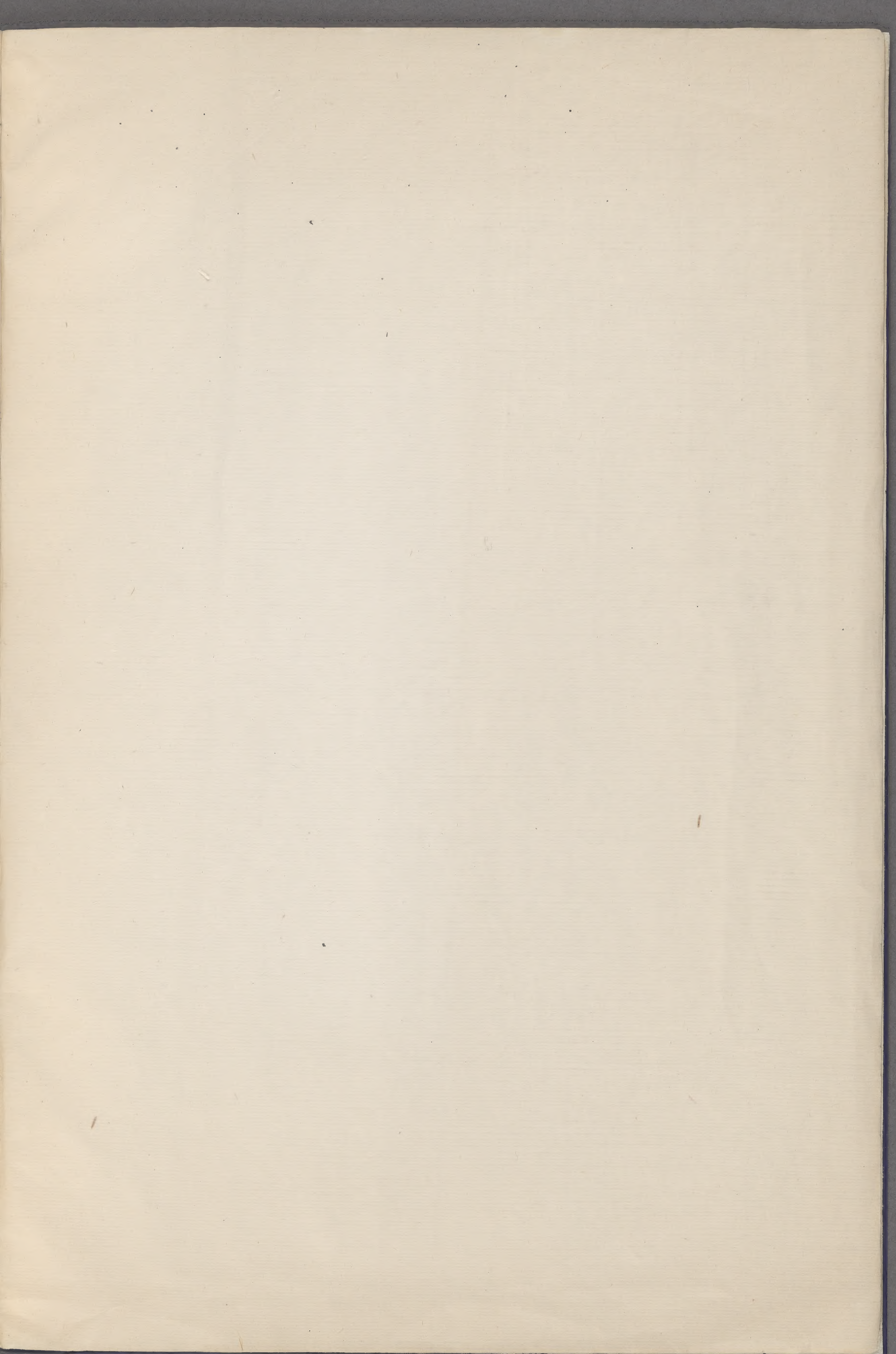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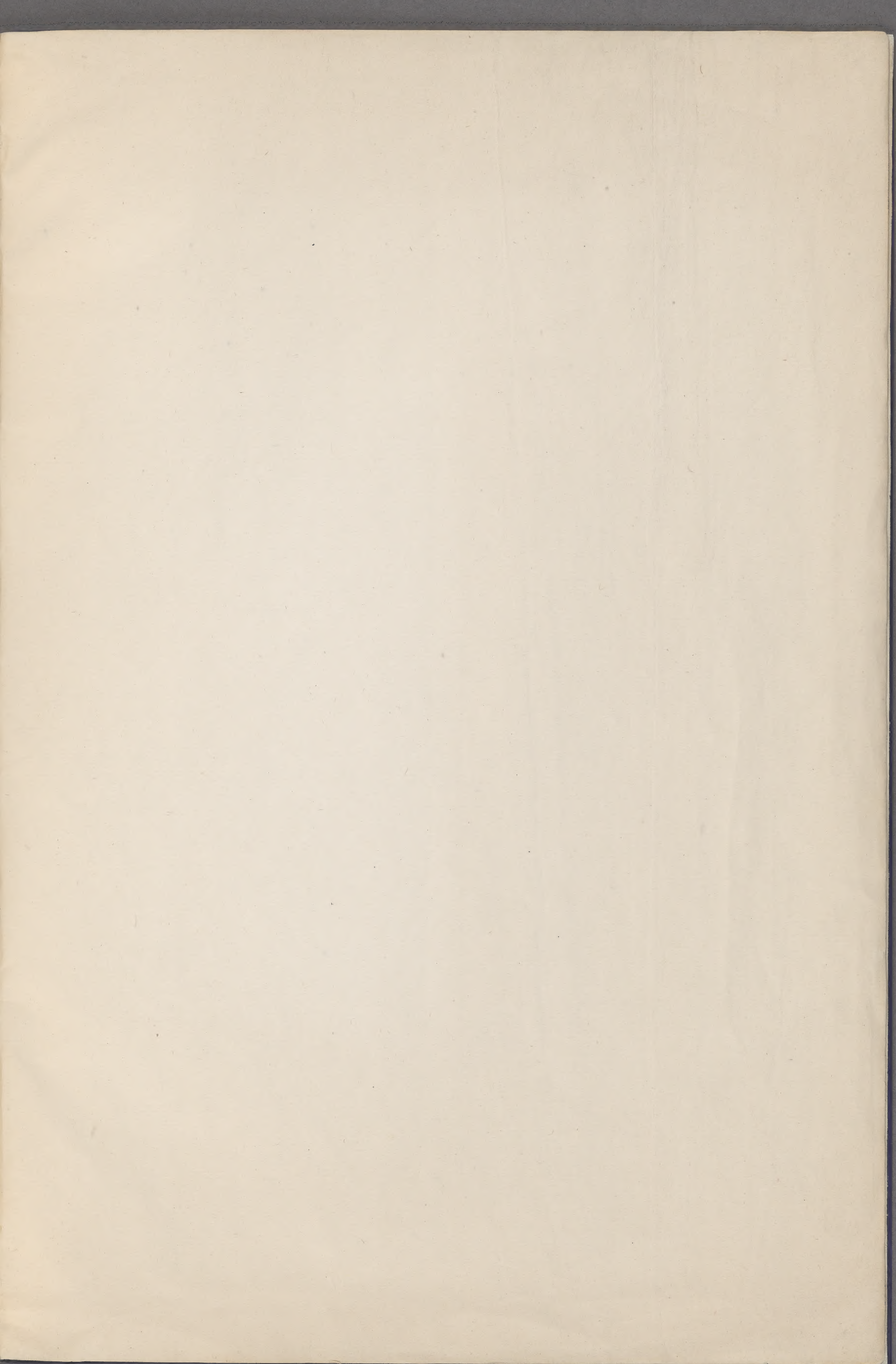
# 零璣斷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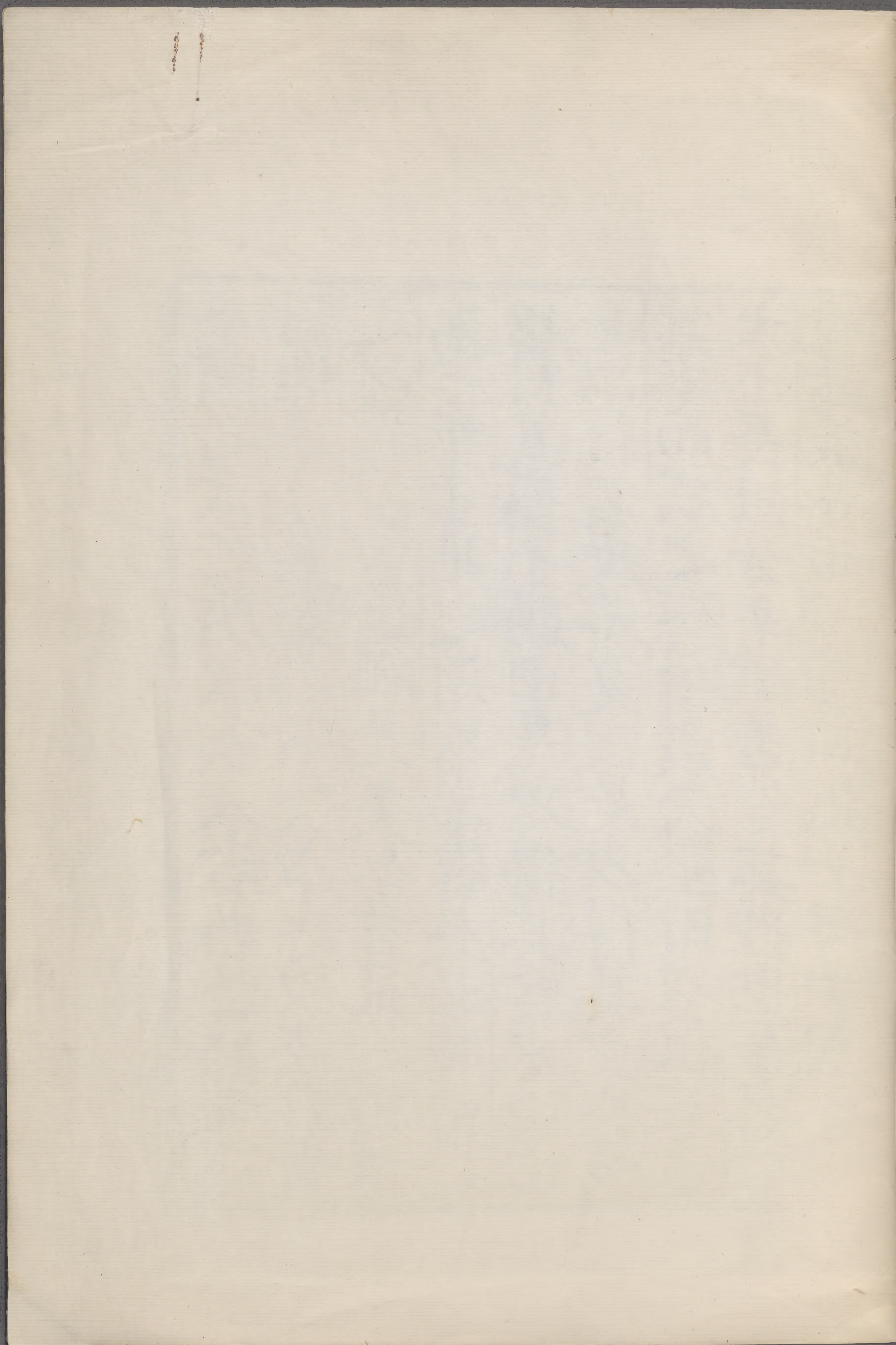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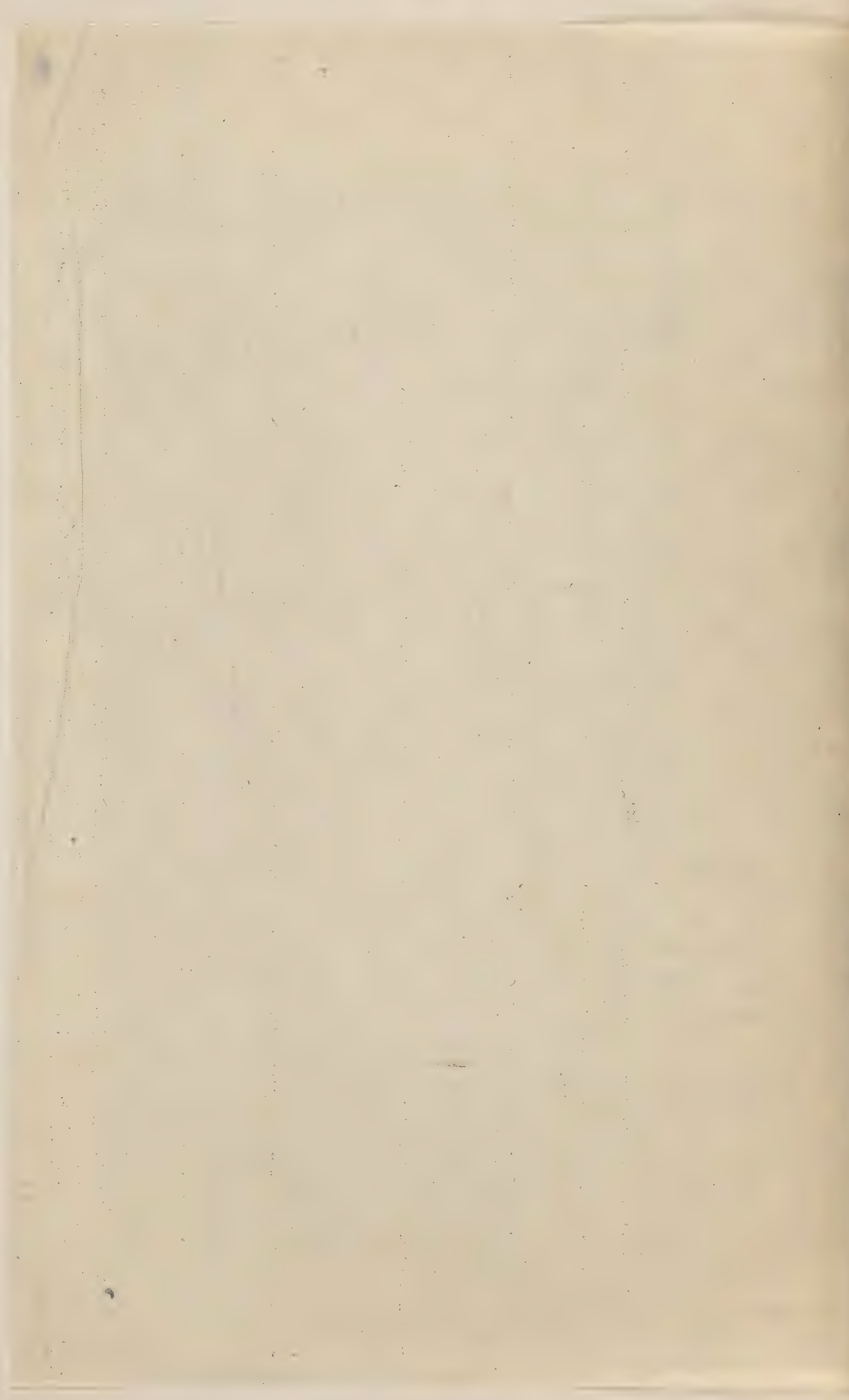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
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
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
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
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

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貢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

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作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潛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

宋刊本五代史記　慶元五年

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内黄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



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漢書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

**禄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善曰漢書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　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翰曰疏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娛言我禄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

**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善曰謝承後漢書　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　翰曰芰菱也可以藉坐也枯乾魚也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

不[illegible]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已注之文關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雖陵遲而典刑猶[illegible]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憲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辯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著矣○重直龍反亹亡匪反朝聘直遥反好呼報反否備矣反注張住反不復扶又反（疏）注師資辯說　釋曰師者教人以不及故謂師為師資也日用者易繫辭文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殽户交反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

宋刊本穀梁註疏

閒其無人詩云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変○閒苦賢反共音恭本亦作恭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已止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疏）求婦非正也 釋曰重發傳若嫌国君之妻異故明之○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帝丘衛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在接反○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乱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礼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邦国由望而情志

族夏裓夏驁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裓夏公出入奏驁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曷嘗不先患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

## 鐘師

鐘師掌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左傳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蓋鐘之為器於物為金於方為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齊多寡有量小大有宜聲音有適先王以鳧氏為之鐘師掌之奏之以為樂節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金奏之鼓鎛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鼓人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徒皆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為義先儒謂鐘之為言動也踈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登高（廣德元）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秋盡（寶應元年）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一作斷）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大曆二年）

憖鷄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暮登四（一作）安寺鍾樓寄裴十（永泰元年）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永泰元年）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酌（一作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拖開頭（一作鳴鐃）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一作身）

一閼氏冐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
之冐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
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冐頓此棄地欲有之冐頓問羣臣羣臣
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冐頓大怒曰地者國之
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冐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
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冐頓不爲備冐頓遂滅東胡旣歸
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
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冐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
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
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
邑降匈奴匈奴冐頓因引兵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宋刊本通鑑紀事本末

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

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宋刊本史記 似翻刻

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爲齊王所刧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爲本與齊合謀也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爲敬王傳子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

寂叔誰知爨下焦　揮綵筆展紅綃十分峭措稱妖饒
可憐才子如公瑾未有佳人敵小喬

卜算子　惜海棠

盡是手成持合得天饒借風雨於花有底讎着意相陵
藉　做暖逼教開做冷催教謝不負明年花下人只負
栽花者

卜算子　同前

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
巧　朝見樹頭繁暮見枝頭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
風吹了

宋刊本劉後村集

雲程忽到一洲奇絕花無數多不知名渾疑是芙蓉城裏又似牡丹坪　蓬萊應不遠天風海浪滿目凄清更一聲鐵笛石裂龍驚回顧塵寰局促揮袂去散髮騎鯨遽遽覺元來是夢鍾動野雞鳴

鷓鴣天 暇疾目睡和朱希真詞

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痼疾是清狂幸然無事汚青史省得教人奏赤章　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羣謝與諸王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從魏伯陽

鷓鴣天 戲題周登樂府

詩變齊梁體已澆香奩新製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曲

後村集卷第十九

卜筭子

亂似盆中絲密似風中絮行遍茫茫禹迹來底是無愁處　好客挽難留俗事推難去惟有翻身入醉鄉愁欲來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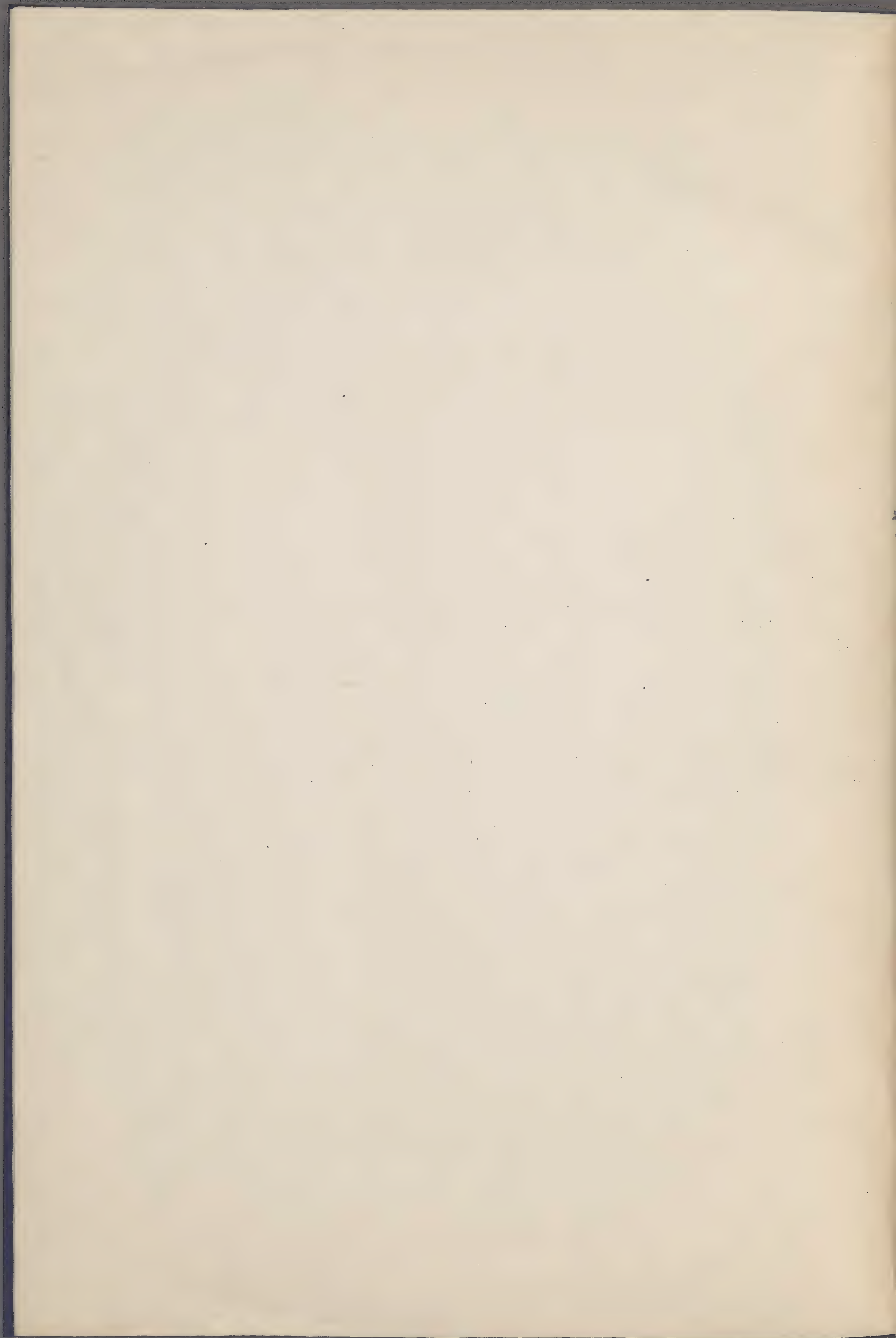
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
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
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
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
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
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
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
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

祕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
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
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祖東曹掾遷中書郎
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
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
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
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
司馬赭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
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黄門郎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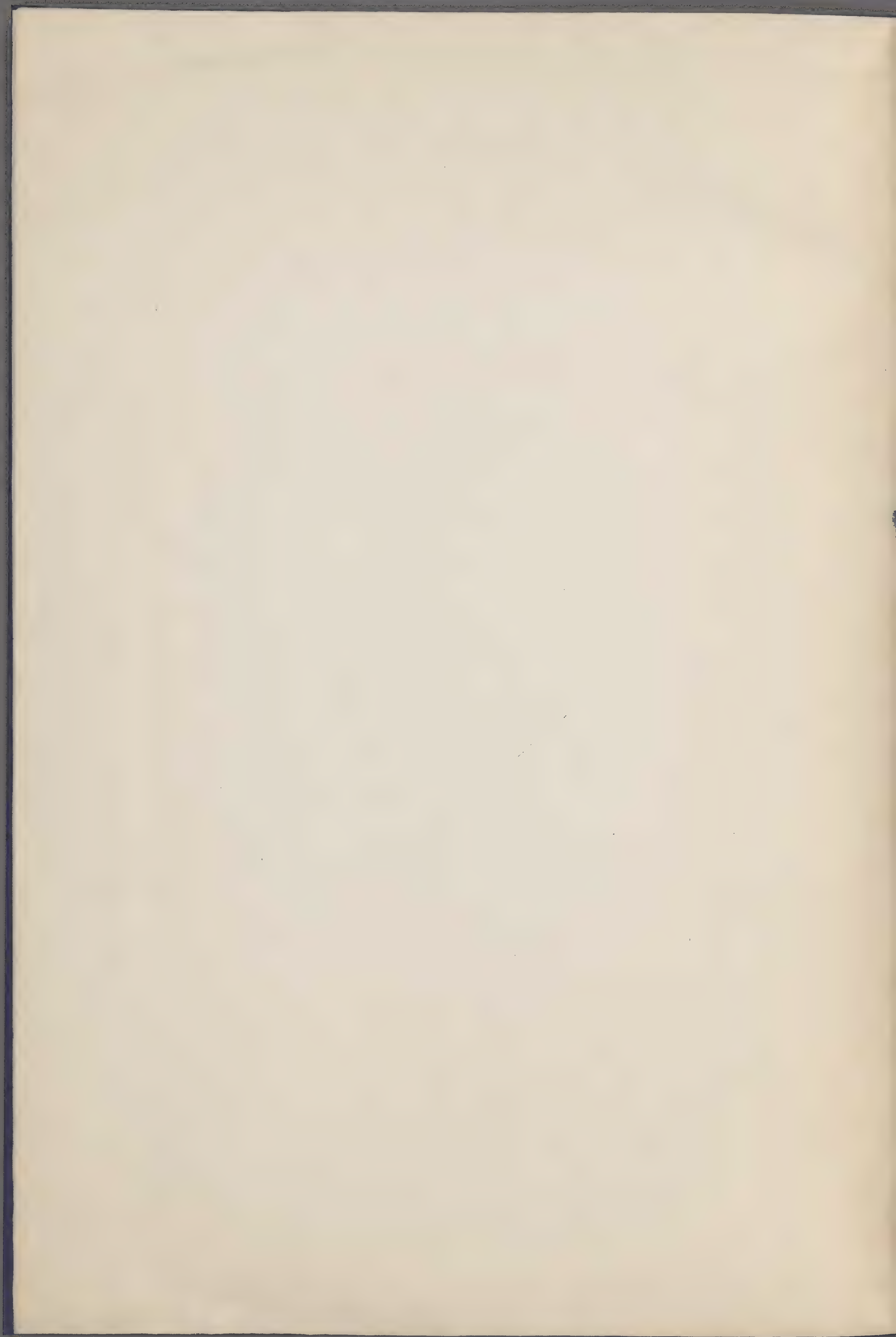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歷尤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藴也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刋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録得亦有在黄直卿處者聞吉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
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
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
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
可謂惟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
自理會己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
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
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
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
費日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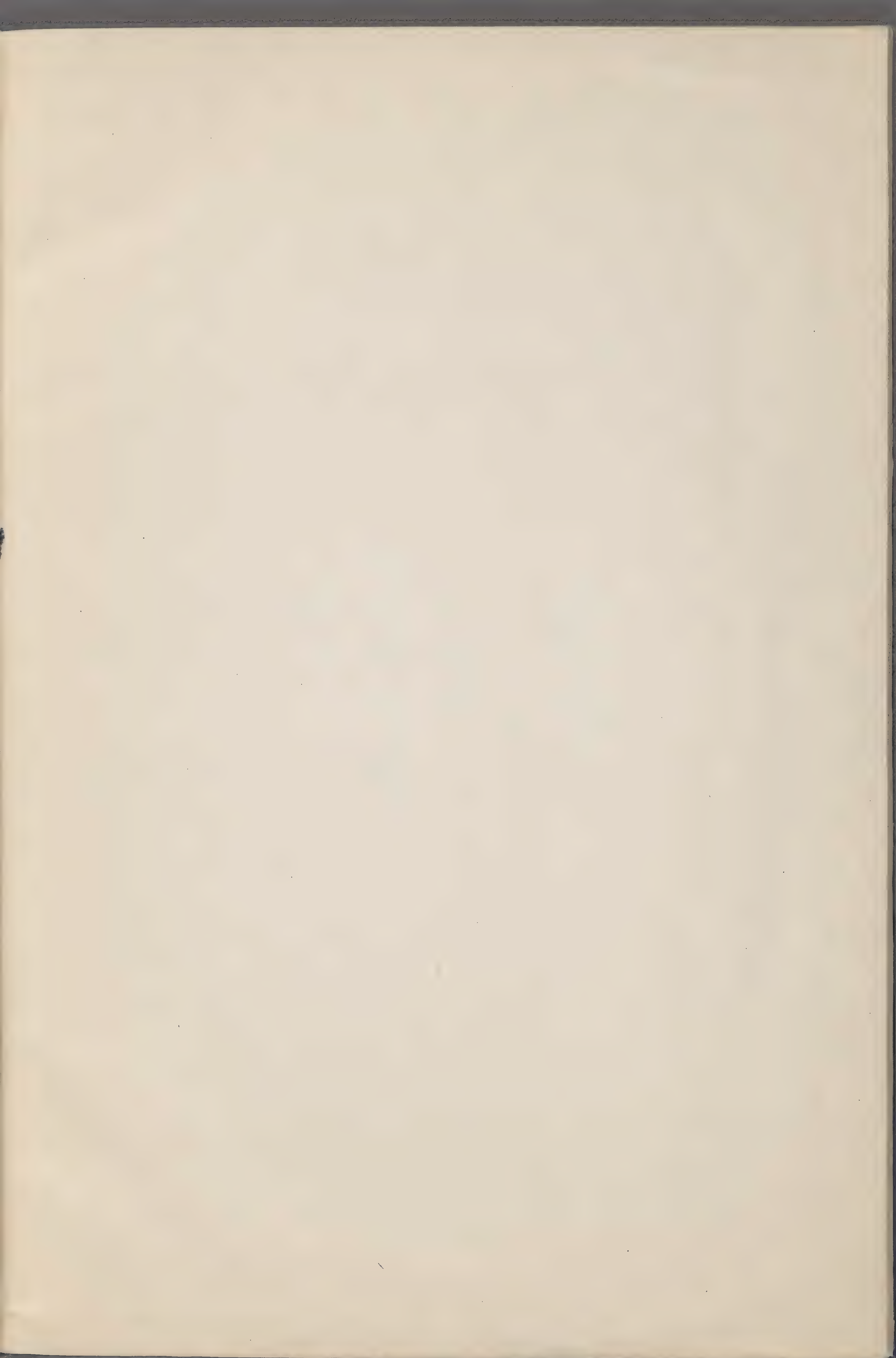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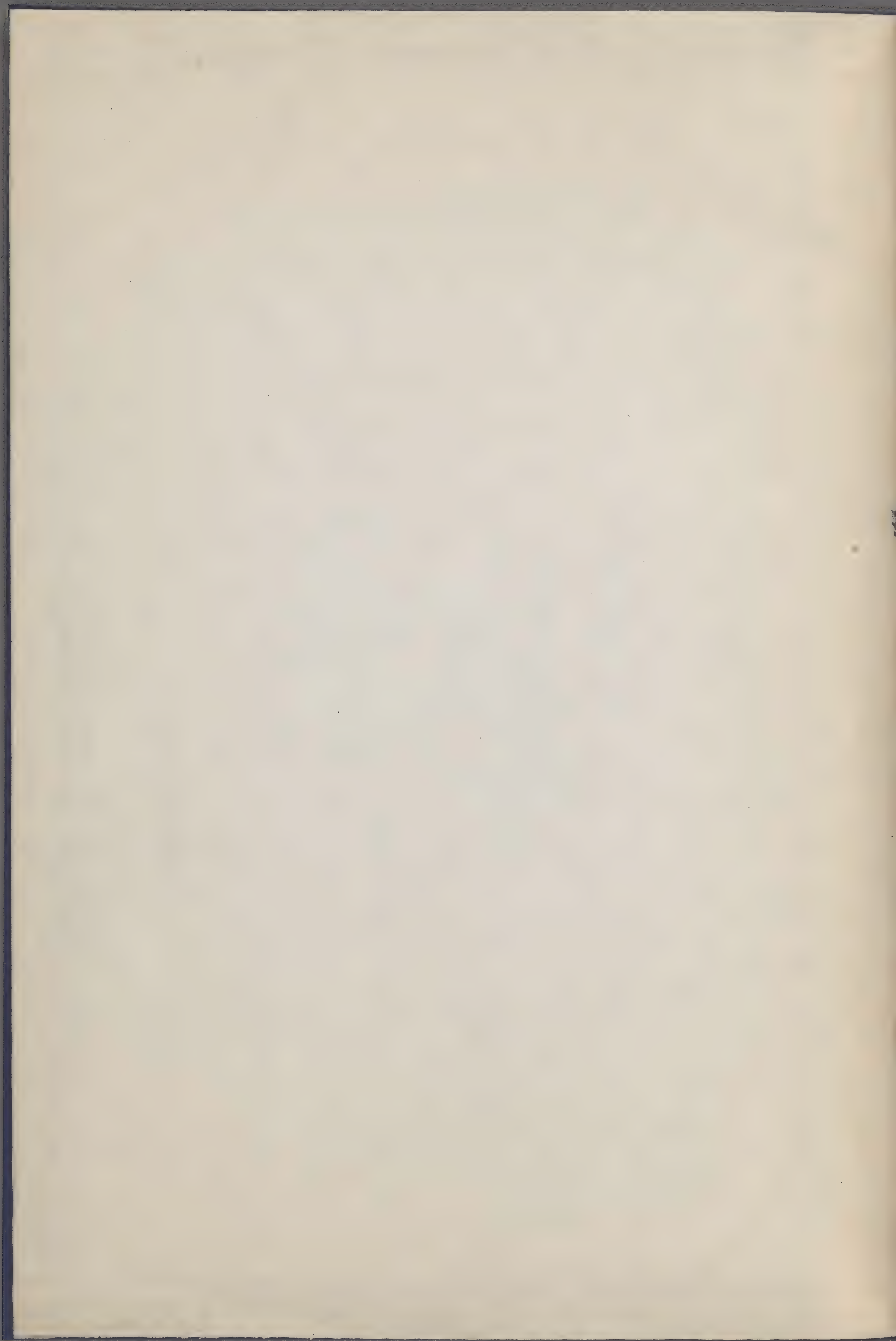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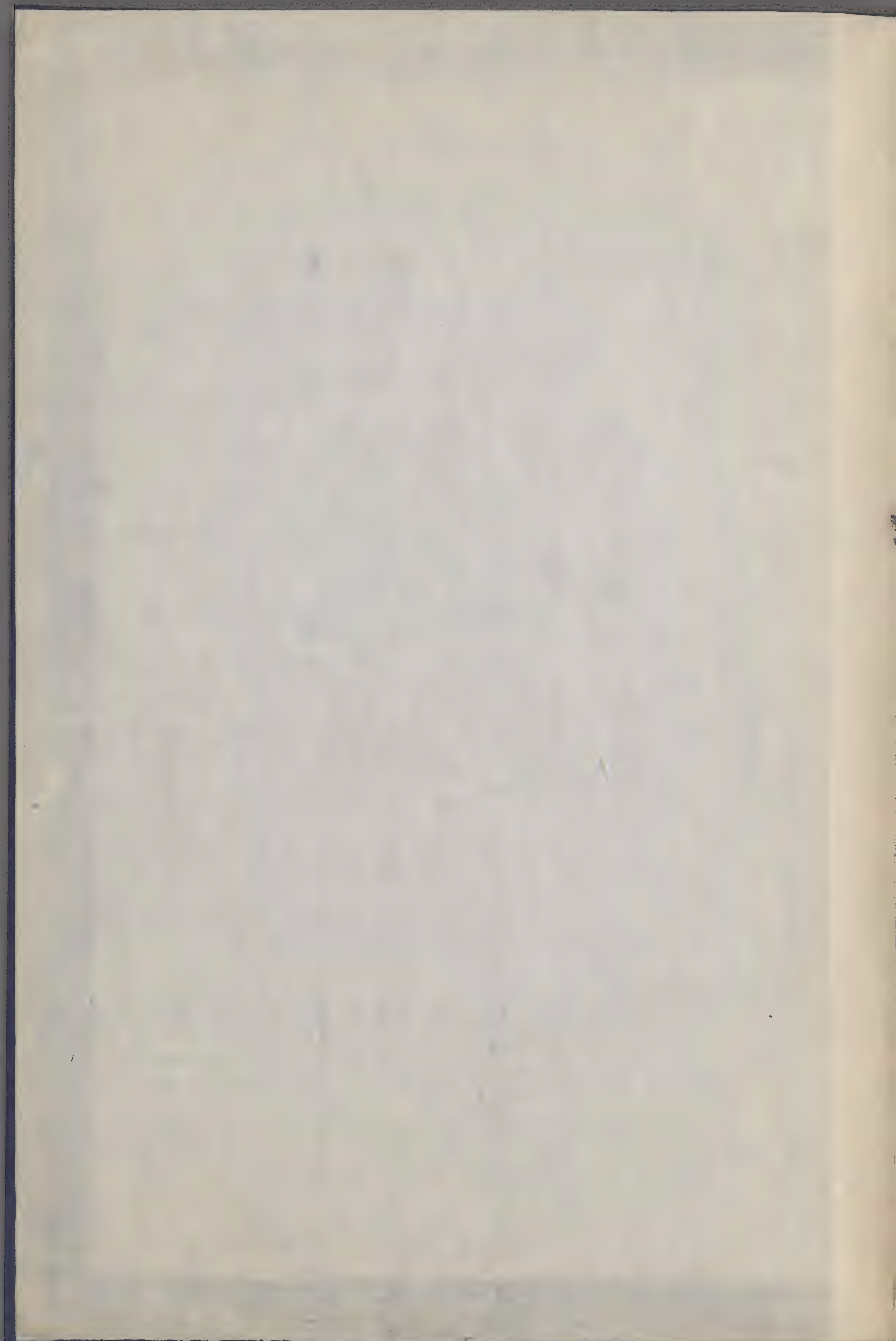
















# 零璣斷壁

